

# 归正之声

## 《何为信心？》

### 1. 一个盼望的异象

当我们谈论基督教时，我们更倾向于讲“基督信仰”，而非“基督宗教”。这个说法是合理的，因为信心这个概念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，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在圣经救赎观中的核心地位。然而，信心这个概念是多面的，许多已归信基督的人甚至发现，理解信心的确切含义十分困难。

在这本小册子中，我要探究《圣经》中信心的实质。我们会聚焦于信心与救恩之间的关联性，并讨论所谓“得救的信心”有哪些必要组成部分。我们还会探讨信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，以及《圣经》中与信心相关的其它概念。

#### 信，所望之事的实底

《圣经》中对信心最根本性的定义来自希伯来书：“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”（11:1-2，和合本）。注意希伯来书作者在信和望之间做的区分。这些概念紧密关联，然而却彼此不同。类似地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写到基督徒的三样美德：信、望、爱。这段经文正是启示了信与望之间的区别。

在我们探讨这些概念间的联系之前，我们先分析《圣经》里的望（hope）这个概念，因为这个字在新约中的含义有别于今天西方社会讲的“希望”、或者“盼望”。今天，西方社会用“希望”、“盼望”指代一种情感状态：一个人希望将来会发生某事，但他也知道，这件事有不发生的可能性。我们可能希望自己最爱的球队在足球或篮球赛中胜出，但这种希望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。打个比方，我是匹兹堡铁人队（Pittsburgh Steelers译者注：Pittsburgh Steelers是一支专业的美式足球队，于 1933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成立。种盼望从不令人蒙羞（罗马书 5:5），它不像我对铁人队的盼望那样充满不确定性，这种不确定性总是使我害怕，我怕我的盼望会令我蒙羞，我明白，即使这只球队常常夺冠，但总有输球的时候。）的铁杆粉丝，总是盼着它赢比赛。但这种盼望很有可能只是徒劳的，因为没有确定性。《圣经》告诉我们，有一《圣经》教导的盼望并非指向不确定的未来。基于对神应许的信靠，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结果。如果神应许教会将来的事，如果教会紧紧抓住这应许，那么，盼望就会变成“灵魂的锚”（希伯来书6:19）。什么是锚？一种用于固定海上船只的工具，锚可以防止船只无目的地漂移。神对明天的应许就是信徒在今天的锚。

《圣经》告诉我们，“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”（希伯来书11:1，和合本），这句经文介绍了一件有分量的无价之宝，同时指出了信（faith）与望（hope）在本质上的联系。

从本质上来说，望就是人出于信心的期待。信心的一个重要含义是，认为某人或某物十分可靠，或者认为某事是真切的。如果我的盼望建基于神的预言，我对神应许之事的盼望就可以在我对神的信心中找到依据——我信神话语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。我有盼望是因我信神。我明白，神对未来的应许必然实现，所以，我的盼望有根有据，决不是妄想或基于空想的愿望。

#### 信，未见之事的的确据

我们继续讨论何谓信心：“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”作者这里提到了人体的一种感官，我们通过这种感官来获取知识，即视觉。有一句俗语是：“眼见为实。”我们听到密苏里人讲过类似的俗语：“拿出来我看看。”他们并不是在反对《圣经》对信心的定义，新约教导我们：相信福音的真实性，并不需要毫无理性地摸黑向前跳，相信福音的真实性，就是相信《圣经》中人们做的见证，这些见证人都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。

我们思考一下使徒彼得的见证，他说：“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”（彼得后书1:16）。路加也在他福音书的一开始就向提阿非罗大人写道：“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”（Luke1:3，和合本）。他谈论的是自己亲眼证实过的事。另外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捍卫他对基督复活的坚信，他指出，有多人见证了基督的复活，包括：矶法、十二使徒、五百多弟兄、雅各，以及众使徒（哥林多前书15:5-7）。接着保罗又写道：“末了也显给我看；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”（哥林多前书15:8，和合本）。这就是在说：“我坚信基督复活了，因为许多人亲眼见证了复活的基督，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。”

综上所述，在新约中，信心和眼见是彼此关联的。但我们注意到，希伯来书作者把信心定义为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也许就因为这句经文，很多人误以为《圣经》将盲信视为美德。他们把“眼不能见”等同于“眼盲”，他们认为，如果信心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那这信心毫无疑问就是盲信。

事实上，盲信完全不符合希伯来书11章1-2节的内容。坚称信心就是盲信的人辩称：“我们的信心不需要任何理由。”他们觉得信的过程就是闭上双眼、深呼吸，然后努力暗示自己“这是真的”。这不是信，这是轻信。

《圣经》从未教导我们要抹黑往前跳，相反，《圣经》命令我们要出黑暗进光明（参照约翰福音3:19）。信心决不是主观武断的，信心也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，信心更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欲的表达。不然希伯来书的作者绝不会定义“信”为“未见之事的确据”。

当作者把“信”和“望”联系起来时，“信”就被放在了未来的时间轴上，人眼无法预见未来，因为没人经历过未来。我之前提到过自己盼望匹兹堡铁人队赢得球赛，但我永远不能预知结果如何。

尽管如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依然说“信”是“未见之事的确据”。确据是可被感知的，是人通过感官能够认识的。确据就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努力搜查的证据，比如指纹、火药残余物的痕迹、遗留衣物等。这些证据都是可见的，并且都能揭示它们背后的重要真相，所以，警察搜集到证据后就会开始仔细分析。

希伯来书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：我虽不能预知明天如何，但我深知神掌管明天。所以，如果神启示了未来之事，如果我信靠神的启示，那我对未见之事就有信心。这信心有真确的对象——神，它就成了确据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神的作为被记录在《圣经》中，所以我认识神——祂不犯错、绝不撒谎。全知的神总能以完美的方式表达祂自己。基于神的这些属性，我虽眼还未见神预言的事，却仍坚信预言必然实现。

这绝非轻信，更不是对理性的抛弃。相反，不信神的启示才是真正不理智的。

那么，神究竟如何启示未来的事呢？祂不仅启示那些我们眼还未见的事，也启示了许多不可见的超自然事物。比如，天使和天堂现在是不可见的。但神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些事物的真实模样，所以，因着神的信实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认识事物的实质。

有信心，等同于信靠神。神曾临到被称为“信心之父”的亚伯拉罕（见罗马书4:16），祂把未来的事告诉他：“耶和華对亚伯拉罕说：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”（创世纪12:1-3，和合本）。亚伯拉罕信神，他不知要去往哪里，但仍旧出发，前往他未曾见过的国家和未来。新约告诉我们“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”（希伯来书11:10，和合本）。亚伯拉罕并不是在寻觅传说中海盗隐藏在洞穴里的秘密宝藏，他在寻找一片土地，一片神应许会显明给他看的土地。尽管他没看见，他依然对神有信心。这信心使他成为我们众人的“信心之父”。

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也是世上的客旅和寄居者，目的地是神经营、建造的城——天国。这座城现在不能被看见，但我们坚信，这座城的存在是真实的，确据就是我们的信心——对应许这座城的那一位所持的信心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这就是信心，不单单指对神话语的信任，还指对神本身的信任。基督徒的生活总围绕着这种信任展开，我们活着是靠祂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（申命记8:3；马太福音4:4），我们活着，就要跟随祂去从未去过的地方、经历从未经历过的处境、前往眼未能见的国度——因我们深知祂是神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《圣经》所讲的信就像孩子的信心，孩童般的信心，而非孩子气的信心。孩童般的信心是什么样呢？当我们还作孩子的时候，分不清什么安全、什么危险，就把手交在父母手中，让他们带领我们上街。到转角时，父母会帮我们分辨红绿灯。他们停下、走出人行道、然后穿过马路，我们就跟随他们做同样的事。这就是孩童般的信心。孩子对父母的信靠来源于他们对父母的认识，他们相信父母一直在看顾和保护他们。令人伤心的是，有些父母辜负了这种信靠，他们殴打，甚至残杀自己的孩子。但绝大多数时候，孩子对父母的信靠是理智的。神要求我们也要这样信靠祂，相信祂会看顾我们、决不会引领我们走向灭亡。基督徒的朝圣之旅实质上是信心之旅，自神把信心放在我们心里之后，我们就启程了。旅程初期，我们拥抱基督，信靠祂的救赎，这起初信心是基督徒整个朝圣之旅的根基。旅程是一个比喻，实质上，旅程就是我们在信心中活着的过程（参照歌罗西书2:6）。因此，神告诉先知哈巴谷：“惟义人因信得生”。

神告诉哈巴谷这句话时，祂的选民刚被异教国家打败、正在被压迫，神允许这些事发生，先知哈巴谷感到十分不解。他想登上守望所，等待神给他一个解释。他写道：“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華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：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慌。虽然延迟，还要等候；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延迟。迦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；惟义人因信得生。”（哈巴谷书2:1-4，和合本）“义人因信得生”，这听起来似乎无关痛痒的话在新约中竟被引用了三次（罗马书1:17；加拉太书3:11；希伯来书10:38）；神喜悦祂的子民因信得生，这是保罗书信中的重点。神告诉哈巴谷：“我会回答你的问题，但不是现在，所以，你必须等。但别忘记，有一天我会揭晓答案。”之后，神把祂的子民跟自高自大、心不正直的恶人做对比，恶人完全为眼前利益而活，不愿相信眼未能见的应许之事。信神的人与他们恰恰相反，尽管神应许的事延迟发生，他们仍确信应许必定实现，确信神眼中的义人就是指因信得生的人。耶稣与撒旦在荒野对峙的过程中，他解释了“惟义人因信得生”的意思，他提醒魔鬼：“人活着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”（马太福音4:4，和合本）。这是告诉我们：靠神的话活着，等同于因信得生。信神的话，就要将身、心、灵都交给祂，完全按照祂的话语、价值体系、及创造秩序生活。信心与确据紧接着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解释了“信心”的含义，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可见的景象、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景象——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。“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；这样，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”（希伯来书11:3，和合本）。这句经文似乎有些晦涩（huì sè），但作者的意图很简单，他要读者明白：接受神的创造作为宇宙的起源，这是信心的结果，而且，这信心绝不是轻信。许多人误以为，现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无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，但《圣经》从未教导人要经历信心飞跃、或放弃思维能力的方式，才能相信神创造的起源。《圣经》



没有教导人忽视理性的功用。相反，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，例如奥古斯丁、托马斯阿奎纳，他们坚持认为，信心与理性虽是不同的两个范畴，但凭信心接受却不意味着要抛弃理性。信心与理性从不相互对立。奥古斯丁和阿奎纳都相信所有的真理都来源于神，所有真理都指向同一个终极的源头。神不仅借着《圣经》启示真理，祂也借着“自然启示”启示自己。创世纪1-2章告诉我们，神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不仅如此，《圣经》中说：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；穹苍传言祂的手段”（诗篇19:1）。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神不可见的属性——这些属性不能透过人眼被认识，但人藉着被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（罗马书1:20）。换句话说，不可见的神藉着可见的事物启示祂自己。整个被造界都在传扬它们的创造主。因此，尽管无人亲眼见证过宇宙的起源，但这起源与我们所见的自然之间，并不存在认识范畴上的冲突。多年前，我曾与卡尔萨根博士通信，探讨如何回应一本书。卡尔萨根博士是一位天文学家，也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。我们谈到如何以神学及哲学的视角探讨宇宙起源的问题。我们讨论了他所支持的大爆炸理论，他认为人可以借助科学设备回溯到大爆炸后的一纳秒。我回答说：“让我们回到大爆炸之前。在你看来，那一刻存在着什么？你曾说所有的质量和能量都集中在一个无限小的奇点，这个奇点一直以来都处在一个永恒稳定不变的状态，但却突然决定要大爆炸。我想知道，是谁让它动了起来？是怎样的外部力量打破了它的稳定。”萨根博士回答说：“我们无法回溯到那一刻，我们也不需要回溯到那一刻。”我说：“不，你需要回到那一刻，如果你假设大爆炸是无缘无故地发生，那你就在谈论魔法，而非科学。”大爆炸发生时，没有任何科学家在现场。也没有人能见证创造之工。所以，要么通过一系列演绎，要么相信神创造时的超自然启示，这启示先于我们物质世界的存在而存在，只有通过这两种途径，我们才能探讨宇宙的起源。我认为，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：“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；这样，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”（希11:3）。这是在说：“可见之物并非起源于可见之物。”在你进行科学分析或理性推导的过程中，一定会经历一个阶段——必须承认一切眼见的事物起源于一个不可见的、非物质的必然存在。因此，历史上的神学家讲到创造时，会说“*creation ex nihilo*”——从无造有。当然，“无”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存在，因为神并不是“无”。一个自有永有的本体才是宇宙的动力因。神使万有得以存在。神学家们用“*ex nihilo*”，是为了强调神创造的方式，创造不是重新组合、或塑造已经存在的事物，仿佛神只是把一块烂泥变成一个精美的器皿。神创世的方式是使无变有。我们假设神创世的方式是从已有的事物中创造万有，那么创世前已存在的事物又需要一个物质因，这个物质因又需要另一个物质因……如此在永恒中没有尽头。这是荒谬的！事实是：“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”所以，希伯来书11:3告诉我们，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世界是神造的，这节经文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，关于创世的知识，我们应信神的话。起初创世时，我们虽不在现场，可是神在场，并且祂记述了这个过程。祂告诉我们：“创造这样开始：我下令有一个世界，这世界就成了。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我不依赖任何受造物而存在，我是永活的创造之主。除我以外的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的，我造了这一切，包括这有限的宇宙。藉着我的能力，宇宙得以存在。我说‘要有光’，就有了光。”因信神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世界被神的道设计、构思、创造，我们明白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我们无法在宇宙中找到任何完满自存的事物。事实上，我们越仔细地分析一个事物，就越容易发现它的有限性和偶存性。

（选自《何谓信心？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史鲍尔文集》里）